

白宫摄影师乔·奥唐奈被疑欺世盗名

如果说美国总统是历史的缔造者之一，那么贴身追随和拍摄美国总统的“御用”摄影师无疑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乔·奥唐奈就是这样，用相机记录了美国历史，被誉为五任美国总统的御用摄影师。今年8月9日，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之际，85岁的他撒手人寰。62年前他拍下了广岛、长崎被投原子弹后的惨状；他以拍摄小肯尼迪向其父灵柩敬礼的照片而闻名，如今过世后却遭致无数质疑……

见证广岛核灾难

1922年出生的乔·奥唐奈在宾夕法尼亚州琼斯镇度过了童年时代。儿时的他希望将来能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牙科医生。然而这一切却在一个黄昏发生了转变。

当时，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父亲因为奥唐奈的学习成绩差要发脾气，这时罗斯福总统的发言打断了父亲的批评。父亲一边收听着广播，一边陷入了沉思。他感慨道，要是能看到议会演讲现场该有多好啊。那时候，小奥唐奈第一次体会到了政治的力量，同时也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亲眼见证的第一手资料才是最珍贵的瞬间。

高中毕业后，他加入美国海军，同时开始学习摄影。23岁时，他作为一名海军军士被

派往长崎。

1945年8月6日，美国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枚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顷刻间一座城市被夷为平地，14万人丧生其中。奥唐奈举起相机拍摄了原子弹爆炸后当地的实际情况。在这些黑白照片中，有两张尤为震撼：一张是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衣着褴褛，满脸尘土，颤巍巍地背着他死去的弟弟，咬紧牙关走向火葬场；另一张则是整整一屋可爱的孩子正专心地坐在课桌前，轰炸的一刹那所有稚气的脸庞都烧成了灰烬……“小男孩”轰炸小男孩的惨烈，比皮肉横飞的血腥场景更具冲击力。

在美军继续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后，由于轰炸区域遭到封锁，奥唐奈步行来到长崎。2005年，在一次访谈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弥漫着难以忍受的腐烂气味，没有鸟，没有风，一片荒芜。难以想象这曾经是个涌动生命的的城市。”

奥唐奈在广岛、长崎拍摄的作品，成为原子弹爆炸现场的首批官方影像记录。

但是由于拍摄时遭受了强烈辐射，奥唐奈此后的身体一直十分虚弱，病痛不断，先后经受了50余次心肺手术的折磨。

白宫摄影师

战争结束后，奥唐奈移居华盛顿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1953年美国新闻署聘请他专

职进入白宫工作。

奥唐奈拍摄了5位总统所经历的重大时刻：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巍然而坐；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的历史性握手；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猪湾事件”时蹙眉沉思；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尼克松与赫鲁晓夫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小约翰·肯尼迪向其父肯尼迪总统的棺木敬礼；以及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出海航行时充满活力的情景，等等。

1968年在约翰逊总统执政后期，奥唐奈因为一次车祸留下的伤病不得不退休。退休后，奥唐奈和同为摄影师的妻子仍致力于图片艺术事业，他把自己的照片拿给一家名叫“艺术公司”的画廊展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回忆说：“他们夫妻俩经常出席开幕仪式，奥唐奈有时急躁得很，但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奥唐奈一生结过四次婚，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虽然奥唐奈被誉为白宫历史的见证人，但是任职期间因为政府高级专职摄影师的特殊身份，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退休十年后全家搬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奥唐奈才在当地小有名气。邻居们都觉得奥唐奈一头银发，精神矍铄，颇有领袖气质；他常常拿出自己和艾森豪威尔、约翰逊总统在一起的合影来炫耀自己的“白宫摄影师”身份。用奥唐奈儿子的话说，这

至少可以证明他父亲曾拍过总统。

“照片不会撒谎”

当年，从太平洋战场回到美国后，奥唐奈并没有将广岛长崎的照片公开，而是把它们统统锁在了箱底。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从那些血腥场面中释怀。那些可怕的记忆如梦魇般，影响着奥唐奈的后半生。

1989年，奥唐奈偶然在肯塔基州的一次宗教仪式上见到一尊燃烧的耶稣雕塑，顿时唤醒了心中深藏的忏悔。他买下了雕塑，并决定放下心中的包袱，打开他尘封已久的皮箱，揭开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残忍面纱。

从此，他又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核武器的公益事业中。经过无数次被本国出版商拒绝，1995年，奥唐奈终于在日本和美国先后出版并展出了这些照片。然而，将这些血迹斑斑的恐怖画面公布于众，却冒犯了那些二战退伍老兵。

老兵们抗议这些资料曲解了美军当年投放原子弹的意义。他们认为，尽管原子弹摧毁了广岛和长崎，造成了数万人死亡，但却直接促成了日本投降，因此避免了计划中的对日本本岛的入侵；而那样的入侵，会给盟军、日军及日本平民带来更为严重的伤亡。

然而，奥唐奈却并不认可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当时的状况完全可以用常规武器来解决问题。“在‘小男孩’被扔下去前，没人知道接下来的1分钟会发生什

么，这柱白云在3分钟内升到了3万英尺高，随后是5万英尺……天知道，我们干了些什么？”

1950年，奥唐奈在威克岛沙滩上，曾鼓起勇气问杜鲁门总统，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时是否对自己的决策有过怀疑？但在杜鲁门十分具有外交辞令的回答中，当时过于年轻的奥唐奈没敢再进一步确认总统话中的意思。

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他表示自己曾亲临日本，最有发言权；他也不知道这样做会遭到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只是顺从内心地选择了直面记忆。面对记者，他给出的答案是：“照片不会撒谎。”

死后被疑“欺世盗名”

诚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是人会不会撒谎却已无法对证。奥唐奈逝世后不久，其拍摄的多幅白宫政要的历史照片都被指出是盗用他人作品。其中争议最大也最著名的，莫过于小肯尼迪向其父灵柩敬礼的照片。

1963年，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一手牵着6岁的女儿，一手牵着3岁的儿子站在总统遇刺身亡的葬礼上。小肯尼迪在妈妈的指点下，举起手庄严地向父亲的棺椁敬礼。奥唐奈敏捷地捕捉到了这个感人泪下的情景。这张照片在CNN电视节目中播出，引起极大反响，也成为了奥唐奈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杰奎琳和小肯尼迪的冷静、坚毅让人们由惊恐的

哀悼变成对他们的敬仰。

此后，被记者问起是如何拍到这幅珍贵的照片时，奥唐奈说：“我给照相机装上了长焦镜头，并从拦住人群的‘牛绳’后面绕到了采访区域内。我一直注意着他们。当夫人俯下身子和小肯尼迪耳语时，我已经举起了相机。”

然而，当时许多摄影记者在场进行拍摄，不少人都声称拍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一名《每日新闻报》和一名合众国际社的摄影师就认定自己才是这幅照片真正的作者。

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被公布后，人们开始对奥唐奈的其他作品也产生了疑问，他越来越多的照片都被冠以弄虚作假的名号。其中，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照片也遭致人们的怀疑。奥唐奈曾表示这是他30岁左右时拍摄的，但是按时间推算他当时只是个21岁的小伙子。还有肯尼迪出海航行照片、尼克松赫鲁晓夫厨房辩论照片等等，都有其他摄影师出来“认领”。

奥唐奈去世后，他的妻子在遗物中找到了那张小肯尼迪敬礼的照片，照片后有奥唐奈的亲笔签名。但是这种证据在反对者看来根本不足为道。奥唐奈的家人认为，这些指责对一位已经过世的老人是不公平的，这些捕风捉影的批评，甚至会使人们忘记奥唐奈曾冒着生命危险见证了当年原子弹爆炸现场。而那才是真正与众不同之处。

赵雷 摘自《环球人物》

聪明警察拨开迷雾智断肇事逃逸案

一起扑朔迷离的案件，让警方承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办案民警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拨开层层迷雾，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将其绳之以法。此案的顺利侦破再次应证了那句恒古不变的老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深秋巴山，涵洞突现神秘女尸

2007年11月11日清晨，大巴山区寒意正浓，迷雾笼罩着茫茫大山。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道班工人李一清，天刚蒙蒙亮便骑着自行车向5公里外的单位赶去。公路上雾气正浓，在山谷低洼地区能见度还不到5米，往来的车辆非常稀少，偶尔有经过的汽车也是开着防雾灯，缓慢地行驶着。翻上一道山梁，李一清将自行车停在路边，然后摸出一支香烟悠闲地抽了起来。

李一清一边抽着烟，一边计划起今天的工作来。突然，路旁涵洞里面的一堆枯树枝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落水涵洞，是为了在雨季保护公路不被山洪冲毁而修建的。李一清他们平常的工作就包括清理涵洞内的淤积物，保证涵洞排水畅通。他想起这段公路沿线的涵洞几天前才彻底清理过。可现在却发现这么一大堆枯树枝，难道当时疏忽了忘记清理？李一清一边想一边跳下公路向涵洞走去想看个究竟。

来到涵洞门口，借着从洞口射进去的微弱光线，李一清感觉到这堆枯枝叶下面似乎掩埋着什么东西。他捡了一根树枝向枯枝堆捅了捅。他感觉捅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李

的第一现场；第三路，在县城各汽车修理厂进行调查、走访，看最近有无可疑汽车前来维修。

初露端倪，嫌犯疯狂叫嚣

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各方面的消息迅速反馈了回来。死者名叫张秀芳，女性，现年31岁，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小河乡5组。其丈夫两年前因病去世，现家中留有两个不足10岁的小孩，生活十分贫困。据其邻居反映，11月11日清晨5时许，张秀芳出门前往镇上砖瓦厂上班后失踪。

第二路侦查员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第三路侦查员在南江县各汽车修理厂进行走访时，有修理工反映，11月11日上午一辆雪佛莱轿车曾来此询问更换保险杠的事情。由于南江县很少有雪佛莱，所以没配件。修理工记得该车悬挂的是本地“川Y”牌照，但号码想不起来了。

11月12日晚，专案组立即派出了一队精干的侦查员连夜赶往巴中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查阅全市所有雪佛莱轿车的情况。同时安排警力在公路沿线走访群众，希望能找到事故发生时的目击者。

前往调查雪佛莱轿车的侦查员反馈回的信息让专案组成员大失所望。原来，巴中市共有雪佛莱200余辆。但大多数都是在巴中的号牌却在外地使用，很多车主根本联系不上。案件侦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在随后召开的案情研究会上，刑警们感觉到无从下手。这时，一名年轻的警察站了起来说：“会不会是过路车撞的？然后就开车跑了嘛。”

周正虎轻轻咳嗽了一声，说：“不管是本地车还是过路车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思路来走。”话音刚落，从交警队抽调

来的同志立即说道：“雪佛莱轿车采取的是特约专卖店制度，一个地区只有一个专卖店。该种车辆所有的零、配件均由这个专卖店发出，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着手查查看？”

周正虎说：“好，就顺着这条线查下去。”

第二天，周正虎带了两名侦查员前往该车的特约专卖店进行调查。一进门，他没表明自己的身份，装成顾客东看看西瞧瞧后才慢条斯理地问老板：“这车配件好买不？我刚学开车经常把前面保险杠撞坏，就怕不好换。”老板没等他的话说完就抢过话头：“好换，前几天有个客户把保险杠撞坏了，来后马上就换了。”

周正虎这才亮出了自己的证件，说：“我们是警察，你把换保险杠那人的情况详细说一下。”原来，来更换雪佛莱轿车保险杠的车主是当地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他告诉维修人员说是倒车时不小心撞树上了。周正虎立即意识到车主说了假话。倒车时，就是被撞也应该是后保险杠被撞为什么会撞到前保险杠了呢？

周正虎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前来对被换下的旧保险杠进行检测。随后，他带人前往该私营企业对车主朱小龙进行了传唤。朱小龙态度十分嚣张。他不但不正面回答民警的提问，反而叫嚣自己是纳税人，自己来巴中是投资搞活经济的不是来当犯人的。朱小龙叫嚣一阵过后，发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于是便开始主动说起了案发当天自己的行踪。

水落石出，罪犯难逃恢恢法网
据朱小龙说，案发那天一大早便和司机一起前往邻近的达州市谈业务。朱小龙的司

机很快也被传唤到了公安机关。朱小龙的司机提供的说法基本和他自己说的一样。周正虎插问：“你是有10年驾龄的老司机了，怎么会把车撞树上去的？”该司机愣了一下说：“当时没注意，把油门当刹车踩了。”周正虎听了这个幼稚的借口后微微一笑，接着问：“撞哪儿树上的？”司机支支吾吾说：“就公司门口那棵。”

周正虎重新对朱小龙撞树的事情进行询问。朱小龙说：“就撞公司办公楼旁边那棵了。”两人的口供出现了明显差异。为慎重起见，周正虎又带领技术人员前往朱小龙的公司对两棵树分别进行了勘察，得到的答案是均没有撞击痕迹。显然，两人都在撒谎。

就在周正虎准备对朱小龙采取刑事拘留时，技术人员对旧保险杠的检验结论却一下让他左右为难。技术科说，由于旧保险杠经过众多维修人员反复触摸，没有在上面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面对这样的情况，人到底拘还是不拘呢？经过反复斟酌，周正虎还是决定对朱小龙采取刑事拘留为下一步调查创造战机。

就在这个时候，朱小龙的一干亲属纠集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企业员工开始四处闹事。他们以公安局非法拘留朱小龙，破坏投资环境，扰乱经济秩序为名到处纠缠相关部门领导，一度围堵县公安局大门。专案组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周正虎靠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11·11”案件的所有片段就像放电影般一幕幕在他脑海里闪过。周正虎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到发现尸体的现场时，站在公路边上俯视着那个涵洞，曾经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现场空间太狭小，稍不注意就要碰到头。”洞

口、狭小、碰头这些词语一下刺激了周正虎的神经。他猛然想到，现场勘查人员都要面临这样的情形，案发时罪犯一定也会。周正虎立即带着技术人员赶往发现尸体的涵洞，对涵洞的上面部位进行了检查。经过缜密的再次勘察，技术人员在涵洞内部上壁发现了数根纺织纤维状物体。随即，提取到的纤维被送到了实验室进行检测。同时，专案组再次提审朱小龙及其司机。两人都交代说，案发当天朱小龙穿着一件白色的羊绒毛上衣。

专案组依法对朱小龙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其衣柜中将案发当天他所穿着的白色羊绒毛上衣找到，并且带回了公安局技术科。随后技术人员对现场和朱小龙衣服上的纤维进行了检验。技术人员经检测确定现场遗留的纺织纤维和朱小龙衣服上的纤维相同，是同一件衣服上脱落下来的。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朱小龙不得不低下了他那颗嚣张的头颅，将自己的犯罪经过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出来。11月11日清晨6点，朱小龙驾驶自己的雪佛莱轿车在巴南公路行驶时，由于雾天能见度太低加上其临危处置不当，迎面将正在公路边行走的张秀芳撞倒。在将张送往医院的途中，朱小龙发现张已经死亡，遂将其丢弃在路旁涵洞中后逃离现场。同时，将情况告诉了正在家休息的司机，并且订立了攻守同盟。

2007年11月17日，南江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罪依法对朱小龙实施逮捕。同时，以涉嫌包庇罪对其司机批准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严厉的惩罚。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上网)

陈春全